

骆宾王行旅诗中“月”意象的内涵

王晨曦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青海西宁

【摘要】骆宾王是初唐诗坛上亲历边疆生活的诗人，并以独特视角创作了大量的行旅诗，书写了边塞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他善于摄取“月”入诗，借月抒怀，“月”是骆宾王行旅诗中突出的意象。月意象在其诗呈现两大基本形态：一是自然之月，凸显边疆的自然物候；二是心中之月，通过月意象书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与情感体验，承载诗人的思乡、壮志与忧愤。月的升、悬、落构成时间轴，贯穿诗歌叙事，增强诗歌的抒情性。这些具有个人特色的行旅诗，对唐代同类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观已有成果，骆宾王诗歌已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专门聚焦其行旅诗研究较少，尤其是其行旅诗中“月”意象的研究。

【关键词】行旅诗；月意象；表现；叙事性；抒情性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1日

【出刊日期】2026年7月6日

【DOI】10.12208/j.ssr.20260244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moon image in Luo Binwang's travel poems

Chenxi Wa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Abstract】As a poet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o experienced frontier life firsthand, Luo Binwang composed numerous travel poems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depicting the natural landscapes and regional cultures of borderlands. He was adept at incorporating the moon into his verses to express his inner feelings, rendering the moon a prominent image in his travel poetry. The moon image manifests itself in two fundamental forms in his works: the natural moon, which highlights the natural phenology of frontier regions; and the moon of the inner mind, through which the poet articulates his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embodying his longing for hometown, lofty ideals and pent-up grief. The rising, hanging and setting of the moon form a timeline that runs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his poems and intensifies their lyrical quality. These distinctive travel poem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works of the same genre in the Tang Dynast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reveals that abund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ncerning Luo Binwang's poetry have been accumulated. Nevertheless, few studies specifically focus on his travel poems, and research centering on the moon image within his travel verses is particularly scarce.

【Keywords】Travel poems; Moon image; Representation; Narrativity; Lyricism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行旅诗作为拓展诗歌题材、表现国家疆域与个人起伏的重要形式，成为唐诗中的佼佼者。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一生多半的时间都在从军和行旅途中，他将自己的宏图大志与羁旅行役的苦楚相结合，可谓唐代行旅诗的开创者之一。其诗作仅存约一百三十余首，却有二十余首行旅题材的诗，多描写旅途中的山水古迹、特色物产、民俗风情、当地时事。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指出：

“五律在王杨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和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1]四杰对

扭转初唐诗歌风气与扩大诗歌题材具有开创性作用，骆宾王的行旅诗亦是功不可没。

骆宾王的行旅诗中，“月”是核心意向，月不仅是诗人笔下关照的自然景观，也是情感的载体。月的圆缺、寒光、升落在诗中具有独特的意蕴，既映射出行旅地区的自然特征，又折射出诗人思乡、报国、忧愤的复杂情感。

1 “月”意象的表现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说：“唐人好诗，多为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由此可见行旅诗在唐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骆宾王是

唐代诗坛上第一个从军行役的诗人，并写下了近二十首行旅题材的诗歌。据清朝乾嘉时期的学者陈熙晋在《骆临海集笺注》《续补唐书骆侍御传》中记载，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朝廷派名将薛仁贵征蕃。年逾五十岁的骆宾王在奉礼郎任上因事见谪，故从军西征至青海。他从军行旅时间较长，使他对路途沿线地区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产、独特的民俗、及当地人民的精神品格都有着一一定的认知，也借助行旅诗中的“月”意象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

1.1 自然之月

骆宾王行旅诗歌中对自然之“月”的描写并非单纯的自然景物的复刻，而是与行旅途中的地理特征融合。骆宾王亲身深入青海、新疆等地，深切体会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他擅长五言而且诗歌气势稍壮，在《旧唐书·骆宾王传》评价骆宾王说：“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即使已年过半百，但他仍然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夕次蒲类津》是骆宾王于仪凤四年（679）在新疆地区创作的五言诗，诗题中交代了时间和地点，其中的蒲类津就是古代西域重要的丝绸古镇巴里坤^[2]。它位于东天山之北，丝绸之路北新道的咽喉。唐人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这条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之南），北渡流河水（锡尔河），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地中海）……”诗中“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3]描写了丝绸古镇地区的地理环境，朔气指的是北方边疆的寒风。如《木兰辞》中“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其在古典文学中是“酷寒”的代名词。诗中“晚风”与“朔气”相互叠加，为月意象渲染了寒冷苍凉的氛围，“新月”洒下的寒光，照在将士们的铠甲上，折射出冰冷的光泽。“新月”意象的内涵尤为深沉，对于那些远赴边疆的战士们而言，西域与他们所熟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难免会有所不适应。家乡的明月是温馨、美好的象征，而当“新月”升起，带给他们的是刺骨的寒冷与孤独，心头增加了些许感伤和忧愁。因此，“月”并非仅代表着自然环境的寒冷，更指向心理层面的寒冷。骆宾王他本人有着多次贬谪、客居的经历，使得他对月有多重的感受。秋夜，诗人站在巴里坤旁，目光所及的是开阔的草地，寒气袭人，朔风凛冽，一轮明月挂在异乡的天空，照在诗人的身上，他借助“月”创造了一种博大阔远的浑融意境。在诗人笔下，月亮既保有其物象本身，更被赋予了超越地理空间的情感内涵，成为串联起中原故土与西域边城的精神纽带。

1.2 心中之月

物象进入诗歌，被诗人赋予主观情意，则成为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4]所以，有无诗人情感，是区别物象与意象的关键所在。在骆宾王行旅诗中，月与“君恩”“弓箭”联系在一起，是将士们家国情怀，生命体验的“寄托者”。

天山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唐朝充分利用了天山南北山麓的外部廊道，保障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畅达。同时，唐朝重视沟通天山南北的内部廊道作用，在东天山廊道设置伊州、西州和庭州，使得东天山成为三州商贸往来的要道^[5]。骆宾王登上天山时写下了诗歌《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6]

从题目可知，诗人是夜晚登上天山，此时天边必然有一轮明月。“天山”“交河”“胡笳”“绝塞”都是极富西域色彩的意象。诗中并未写月，但处处有月。西域的夜晚，月亮升起，胡笳声在军营中响起，将士们露营，望着西域的群山，月亮从心底升起，乡愁蔓延开来。诗中“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及瓜”一词出自《左传·庄公八年》^[7]，齐侯派连称等人戍蔡丘，说今年瓜熟时你前往戍所，来年瓜熟时派人接替。后来代指任期已满，派人接替。这两句漂泊无依、归期未定与夜月相衬，使得归乡情感更加强烈。诗人心中的月，映射个体生命的孤独感，增添忧愁。夜晚的军营，十分安静，胡笳声与风声并起，凄凉与悲伤在战士们的心头萦绕，如月光，挥之不去，拂去还来。月的“永恒性”与人的“漂泊”形成了对照。“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这轮月照过古人，也照在今人的心上，将士们如同“漂浮的草梗”，不知何时才能回到故乡。而“夜夜泣”则说明这种场景并非一时，每夜如此，每当月亮升起，胡笳声响起，战士们就会默默流泪。因此月亮已经成为将士们乡愁的触点，触动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

骆宾王的行旅诗亦有壮志情怀。《从军行》中“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8]的“汉月”象征故乡或故国，在诗歌中常见，俯拾即是，南朝张正见《明君》：“寒树暗胡尘，霜栖明汉月。”杜甫《前出塞》：“已去汉

月远,何时筑城还?”等诗中,“汉月”意象多指的是家国。而骆宾王则用“汉月”表达将士们甘愿血洒疆场、以死报国的热望。战士们拉满弓弦,在战场上驰骋。当诗人踏上边疆,意气昂扬。诗人“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誓言,表达了为国效力的爱国情怀,荡气回肠,令人振奋。诗人的性格与西域的环境融为一体,“情以物迁,辞以物发。”^[9]将士们为了国家、家乡和亲人,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充分表现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骆宾王是一位位卑才高、仕途坎坷的诗人。“月”在他的笔下,多了一层孤寂。《寒夜独坐游子多怀简知己》中“独有孤明月,时照客庭寒”^[10]。“孤”一词将月的清冷与游子的孤寂融为一体,寒冷的夜晚在月的衬托下孤独之感更胜一筹。此处既勾勒出诗人寒夜独坐的清冷图景,更借月的形单影只,道尽漂泊异乡的身世之叹与怀人之情。这种由物及人的写作手法,将月这种“观景之象”转向了“共情之物”,诗人的孤独与月的孤清相互映照,达成了物我相融的境界。

无奈,边疆任期已满,他在《在军中赠还先知己》中写到:“蓬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11]玉门关作为西出要塞,是家国与西域的分界,诗人望断此关,慨叹与西汉平定西域的霍去病相比,自己惭愧;与东汉经略的班超相比,也相差甚远。当其建功边疆的愿望无法实现时,面对西域大漠的苍茫之景,萦绕心头的漂泊之愁和孤寂之感如古道上的漫天黄沙,席卷而来。

2 “月”意象的功能

骆宾王行旅诗的“月”意象,除了具有上述抒情言志的情感特质外,兼具诗歌艺术审美功能,主要体现在叙事性、抒情性、串联性。

2.1 “月”意象的叙事性

骆宾王的行旅诗中常以“月”的升、悬、落作为叙事的“隐性时间轴”,通过月亮位置变化串联起“备战-警戒-思乡”等不同的从军场景生活,让诗歌的叙事走向连贯。

《边庭落日》是典型“月”升的诗,暗示备战紧张的状态

紫塞流沙北,黄图瀚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12]

诗题“落日”点明了时间。此时,野外渐渐黑暗,太阳将要落下,月亮刚刚升起,边疆的秋风裹着寒意扑面而来,战争气氛营造愈加紧张。烽火遥相呼应,战士们戍守的城楼之间讯息相通,由“月”升的场景则开启了战争的叙事,战士们手拿武器,登上烽火台,警惕的观察远处的敌情,加强军营的巡逻。紧接着是战士们“候月恒持满”的战备状态,将士们根据月亮的形态判断敌人的行动,进行防御。“月”升不仅点明了具体的时间,也为备战情节的紧张提供了支撑。反映了备战时间持续的漫长,让军事行动的叙事有了清晰的开端,同时还为战争的紧张氛围增添了一层清冷孤寂的底色。

其次,以“月悬”作为叙事的承接点,从军事行动的准备状态到行动阶段。《从军中行路难》(其一)中“向月弯繁弱,连星转太阿。”^[13]“向月”指明了月亮此时的位置,正悬挂于高空,月光如流水般倾泻照在崎岖的山路上,战士们在月色中拉动弓箭、挥动利剑,每一个动作都透着警惕。他们并非寻常行军,夜色下绷紧神经,既要防备暗处可能的偷袭,又要随时迎接一场猝不及防的战事。通过“月悬”承接了“月升”,月亮位置的变化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即从战前准备进入到即将作战的叙事。《夕次蒲类津》中云:“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14]傍晚时分,将士们宿营在巴里坤旁边宿营。月光下灶火连成一片,营垒相接。战士们没有歇息,提草喂养战马、弯腰搭建帐篷,士兵沿着军营巡视。这片刻的安稳,让故事从紧张的行军生活转向了战后修整、警戒,推动了后续的思乡。最后的“月”缓缓落下,正如骆宾王笔下常用来寄寓乡愁的意象。夜意更浓,月光褪去,将士们心中的壮志也暂歇,从对建功立业的憧憬,悄然变成对故土的惦念,让诗歌在个人壮志与现实乡愁的交织中,更显真挚感人,形成了叙事的连贯性。

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15]春夏秋冬、晨昏昼夜、时间的流逝呈现于月下,构成了骆宾王笔下“月”世界。月的升、悬、落恰如一条线,串联起边塞生活的每一个片段。它曾照耀过将士们在紧张备战的身影,也曾伴将士们踏月行军,最终随着深夜的落下勾起戍边将士们心底最绵长的故土惦念。“月”不仅是推进故事发展时间线索,更见证着

将士们从“一心报国”到“思念家乡”的情感转变。

2.2 “月”意象的抒情性

骆宾王摄“月”入诗，月呈现形式有两种形态，一是直白道出，二是隐藏于其他意象背后。通过显性与隐性两种抒情方式，呈现出完整的抒情模式，将情感娓娓道来。

“月”在诗中并非全以“汉月”“新月”这种直接的方式呈现。它隐藏在“夜”“烽烟”等意象背后，成为时间、情感的隐性线索。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情感更为含蓄、细腻。月这种朦胧感赋予抒情含蓄蕴藉的审美特质。“月”与“夜”的串联，让隐形月成为乡愁的传递者。在《晚度天山有怀京邑》中“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16]。诗人身在军营，但描写的却是千里之外京城的月光。其次“旅思”这份愁绪多在夜晚休憩时萌发。白日里将士们忙于行军打仗，思念的片刻空闲也未曾有。而夜晚高悬的“月”，恰是乡愁滋生的触点，旧时讯息不便，古人常借“月是故乡明”的慨叹，把满心牵挂托付给一轮明月。“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17]“漂梗”一词出自《战国策·齐策三》：“（苏秦）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18]后以“漂梗”引申指漂泊者。骆宾王用“漂梗”来形容自己的戍边生活。“未及瓜”则是归期未到。将士们抬眼望着月光，满心怅然。他们都清楚，返回中原的日子仍无定数，这份不确定的归期里藏着无限的失望与落寞。诗人自己长期从军边塞，辗转多地，无法与亲朋好友长期共处，因此，作者在这里也传达出自己内心的孤独^[19]。这些隐性的意象，悄然袒露出诗人“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20]的情感。夜幕降下，清冷的月光洒在苍凉的大地上，映照在战士们坚毅的脸庞和武器上，他们在心中立下为国捐躯的信念，也反映出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月”除了以隐性的形式藏于其他意向的背后，还以“汉月”“半月”“新月”的显性形式呈现。将沿线秋景与月色的直接碰撞，形成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彰显直抒胸臆的审美特质。

《望月有所思》以显性的“月”为载体，将塞外的秋夜荒寒之景与诗人的羁旅愁绪、壮志难酬的复杂心绪紧密串联。

九秋凉风肃，千里月华开。

圆光随露湛，碎影逐波来。

似霜明玉砌，如镜写珠胎。

晚色依关近，边声杂吹哀。

离居分照耀，怨绪共裴徊。

自绕南飞羽，空忝北堂才。^[21]

前六句写出了月光的清明、澄澈和肃杀、凄凉的边地秋景。“凉风肃”不仅点明边地地区自然环境的凛冽，更暗含诗人羁旅途中经历的风霜之苦，诗人孤身处于千里之外的边地，秋风夹杂的阵阵寒意，让漂泊无依的心境外化。月光普照千里，照见的是诗人独在异乡的孤寂，却照不见圣恩和返回长安的路。接着诗人展开想象，描写月光紧紧跟随着浓重的露水，破碎的月影追逐水波而来。月光如霜照在石阶上，如镜照耀让蚌怀上了明月珠。用月之“明”营造出澄澈、凄清的氛围。后六句寄情于明月，借月色直抒羁旅之愁，让漂泊的孤寂在清冷的月色中愈发浓烈。诗人居边关，目睹月色下的离别人，分别场景已足够悲凉，但是周围又想起来征人吹奏的哀乐，心中更加愁苦，思乡之情不言而喻。同时也照应了诗题“有所思”。另外，这里也投射出诗人对自己当初选择投笔从戎的悔意，来到边关如同无枝可栖的乌鹊，即便自己身怀“北堂才”，只能在羁旅中苦耗，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首诗展现出景清情哀，凄清悲婉的特点。

无论是藏于“夜”“晚”意象后的隐性之月，还是以“汉月”“月”直接呈现的显性之月，都是骆宾王行旅诗叙事抒情的审美载体。二者相互补充，隐性之月以含蓄笔触勾勒出出行旅诗的朦胧意境，让乡愁与壮志在“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娓娓道来；显性之月则用直白的方式强化情感的浓度与张力，让旅途的苍凉、羁旅的孤寂在月光下直击人心。借秋景月色的铺陈直抒胸臆，让月光照耀的戈壁、关隘、烽燧，都成为诗人漂泊心绪的见证，尽显行旅途中的孤寂与苍凉。

2.3 “月”意象的关联性

在骆宾王行旅诗中，“月”始终是核心意象，它串联起与自然意象、军事意象、诗人生命状态相关联的意象，在借景抒情与以象喻志，展现出行旅途中独有的审美意境。

骆宾王作为边疆生活的亲历者，深知边疆气候的苦寒。以“月”意象为基础，其他意象与“月”意象串联起来，从而渲染出的是独特的悲凉，这种悲凉就是在独属边地夜晚苍茫迷离的氛围中产生的^[22]。通过将月

的视觉与其他感官联系起来,放大对行旅途中自然环境和人文体验。首先是“月”意象和“风”的组合,骆宾王诗歌中极尽笔墨描写行旅地区环境之恶劣。在《久戍边城有怀京邑》:“季月炎初尽,边亭草早枯。层阴笼古木,穷色变寒荒^[23]。描写边地军旅生活如此凄惨。而后又描写了京城富庶的生活,“云浮西北盖,月照东南隅。宝帐垂连理,银床转辘轳。广筵留上客,丰饌引中厨。”边地枯萎的草与凛冽的风和京城舒适的居所、可口的饭菜形成了对比,两相比较之下,诗人就更加怀念京城的生活了。但诗人如此描写的原因不仅是“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孤”更是为了展现自己“宁期大丈夫”之志,自己的志向是建功立业,哪怕背井离乡也毫无怨言。这种空间与境遇的强烈反差,不仅加深了诗人“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孤”的羁旅乡愁,更将情感的升华为“宁期大丈夫”的壮志豪情。在寒夜月色与刺骨寒风的交织中,诗人的心境由怀乡的怅惘转向建功立业的坚定,而月与风的意象联动,亦让寒夜里执戈戍边的将士形象愈发鲜明,让读者得以在荒寒与炽热的情感中,感受到初唐士子远赴边疆、以身许国的铿锵热血。

骆宾王从军西域,对军事装备和战场尤为熟悉。他笔下军事场景的描写极具真实感。常将月与“弓”“剑”“烽烟”等军意象组合在一起。以月的静反衬战争的动,勾勒出边塞征战美的画卷。“连星入宝剑,半月上彫弧”^[24]“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25]将士们在月夜下拉满弓弦,清冷的月光照耀在军营,耳畔已是战马嘶鸣,铁蹄踏得尘土飞扬,人与马皆严阵以待,展现了战士们在夜晚的备战场景,生动地刻画了一幅月夜备战图,战争的紧张感迎面而来。月光不仅为战士们作战提供方便,也写出了战士们愿浴血奋战,保卫国家的热望。胡笳作为边塞特有的乐器,常用于军中,与号角、胡鼓等乐器配合使用,以壮军威、传军令或者表达思想之情。它的声音悲凉,月与“胡笳”组合在一起,放大了诗人内心的乡愁情绪。《王昭君》云:“金钿明汉月,玉箸染胡尘。惟有清笳曲,时闻芳树春。”^[26]诗歌以王昭君和亲匈奴的史实为背景,将王昭君远嫁匈奴、客居西域的思乡之痛。这种情感投射,恰是骆宾王自身戍边经历的真实写照。月光照耀在天山脚下的营帐中,胡笳声在军营飘荡,从帐内传来阵阵哭泣声,月亮勾起了将士们的思乡之情,正如白居易有诗云:“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军中行路难》(其一)中:“向月弯繁弱,连星转太阿。忧愤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夜夜朝朝斑鬓新,年年岁岁戎衣故。”^[27]“年年岁岁”说明了诗人戍

边岁月的漫长。“戎衣”是岁月消磨诗人的见证。而“月”意象与这两个意象组合在一起传达出了诗人“壮志难酬,归期无望”的困境。每一天的日升月落,是戍边时间的流逝,依旧穿在身的戎衣,在月色照耀下愈发明显。时间在月色中消磨,但是诗人依旧未实现建立功业,早日还乡的愿望。“月”这种时间永恒和个人生命流逝的无奈形成对比,更加深化了诗人的忧愤之情。尽管乡愁与忧愤的情绪蔓延在作者心中,但是此时作者仍然没有放弃从军西域,建功立业的理想。通过月的映照让作者心中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情感愈加深沉。这种情感投射正是骆宾王自身戍守边塞、行走于西域古道的亲身经历之写照。那轮照过昭君出塞之路的汉月,如今亦悬于他戍边的苍穹之下,将个人的乡愁与羁旅的悲情相结合,让思乡之痛更添历史的厚重。

骆宾王的行旅诗,既是对沿线戈壁、关隘等自然与人文风物的纪实性书写,更是诗人于西行戍边途中心灵轨迹与复杂情感的深度解剖。丝绸路上的城邑不仅是唐朝战略西向的交通航标,也是东西交往交流的重要媒介。诗篇中的“月”是历史的见证者,它既映照着边地独有的苦寒气候与苍茫风物,洒清辉于黄沙戈壁与戍楼烽燧之上;也照见了诗人投笔从戎的昂扬意气,以及困于边地壮志难酬的失意怅惘。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云:“先是唐起梁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先导也。”^[28]骆宾王的行旅途中,边走边写,将诗歌与历史典故、自然景物以及个人情感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正是由于骆宾王西行从军的壮举以及行旅诗歌的影响下,唐代有了更多的远赴边塞的诗人,如王昌龄、岑参、高适等等,他们继承了骆宾王的诗歌创作道路,以更加全面真实的情感反映丝绸路上的见闻。骆宾王作为从军西域的先驱,他开创了行旅诗的新气象,行旅诗在唐代进入了巅峰创作时期。

参考文献

- [1] 闻一多撰:《唐诗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 [2]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M].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12页。
- [3] (唐)骆宾王撰;(清)陈熙晋笺;王群栗标点.骆宾王集上[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 [4] 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9 年版,第 54 页.
- [5] 张安福,党琳.天山廊道在唐朝东西交通和中外交流地位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01):123-134+160
- [6]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0 页.
- [7] 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20 页.
- [8]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2 页.
- [9] (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573 页.
- [10]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96 页.
- [11]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8 页.
- [12] (唐)骆宾王撰;(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5 页.
- [13]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34 页.
- [14]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7 页.
- [15] 陆机.文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4 页.
- [16]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0 页.
- [17]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0 页.
- [18] 王华宝译注:《战国策》[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年版,第 149 页.
- [19] 张雅琪.骆宾王行旅诗中的怀乡方式略论[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02):10-14.
- [20]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0 页.
- [21]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3 页.
- [22] 叶小芳.初唐边塞诗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4.
- [23]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9 页.
- [24]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9 页.
- [25]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28 页.
- [26]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3 页.
- [27] (唐)骆宾王著;(清)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34 页.
- [28]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